

河北省佛学院教材系列丛书

净慧主编

佛教与中国 传统思想文化

洪修平 徐长安 白欲晓
编著

河北省佛学院

净慧主编 河北省佛学院教材系列丛书

佛教与中国 传统思想文化

洪修平 徐长安 白欲晓

河北省佛学院



佛教与中国 传统思想文化

河北省佛教协会
石家庄荣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9印张 大32开本 10万字
印5000册 2000年12月印
冀出内准字(2000)第A309号



顾问：刀述仁 传 印 吴立民 黄心川

方立天 楼宇烈

主编：净 慧

E3/54/09

副主编：明 海 黄夏年

编 委：(按姓氏笔划) 华方田 宋立道

吕建福 陈 兵 洪修平 孙昌武

业露华 明 桦 黄春和 班班多杰

总 序

1992年1月中国佛教协会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汉传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分析了佛教僧伽人才严重不足的情况，强调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会议要求全国佛教界积极动员、行动起来，齐心协力，集中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把培养大批合格佛教人才这一当务之急的千秋大业办好。河北省佛学院正是在中国佛协的这一召唤下，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护法长者的护持下应运而生的。佛学院办起来了，一般的设施都有了，其中，佛教专业课教材的编选就成为教学工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除了要有正确的办学方针、切实可行的教学大纲、良好的师资力量、健全的管理制度外，完善而系统的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环节，佛教专业课教材尤其如此。

如何编写一套具有高质量又有自己特色的佛教专业课教材，是办好佛学院必须面对的一个严肃的历史责任。

河北省佛学院是在2000年5月15日正式挂牌成立的，相对各兄弟院校来说，她还是一个初生的婴儿。为了使河北省佛学院的教学活动能够尽快地走上正轨，在筹备期间，我们即邀请了几位在佛学研究上很有造诣和成就的专家学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心川教授、北京大学的

楼宇烈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方立天教授、四川联合大学的陈兵教授、上海复旦大学的王雷泉教授等，围绕教理、教史、教制、佛教文化等四个大的方面着手编写河北省佛学院佛教专业课教材，并力求使其规范化、系列化。

我们知道，佛学院的授课不同于社会上的普通学校，它不仅要传授佛教专业知识和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它还要按照佛陀提出的僧伽理念，通过教学的方式来促进学僧实现人格的转换，成就法的人格，也就是僧格，它的最终目的是培养有学有修有证、有管理能力、能够有效接引信众的合格的高素质僧才。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佛教基础教育，中级佛学院承担着主要的责任。一个出家人在接受佛学院的教育之后，他应当首先是一个合格的僧人。中级佛学院的任务就是帮助新出家的人成为一个信戒具足、有学有修的僧人。河北省佛学院是一所中级佛学院，它的主要责任是帮助学僧“养成僧格、融入僧团”。为了有效地实现这一教育目标，我们河北省佛学院提出“信、戒、学、修”四个字作为院训，以期在巩固、提升信仰和勤修三学方面培养学僧的僧格和作为僧人的基本素质。“信”的要求是：以三宝为信仰的核心，以因果为信仰的准绳，以般若为信仰的眼目，以解脱为信仰的归宿；“戒”的要求是：爱国以守法为根本，做事以慈济为根本；“学”的要求是：授课以信、戒、学、修为基本内容，学习以闻、思、读、写为基本方法，老师以言传身教为根本职责，学僧以尊师重教为根本态度；“修”的要求是：以禅观礼诵为修持的内容，以丛林生活为修持的依托，以养成僧格为

修持的目标，以观照生活为修持的要求。佛教强调信为入道之门，戒、定、慧三学是佛法的总纲。所谓信、戒、学、修其实就是信与三学在僧伽教育中的具体落实，也是佛教教育的根本理念。四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互即互入，环环相扣，任何一环都不能缺少。我们编写的这套教材自然要体现和服务于上述办学理念和宗旨。

这套教材总的要求是以佛教历史为主线，佛学概论为基础。在内容安排上做到：戒、定、慧三学并重，佛教理论与佛教实践并重，传统佛教与现代佛教并重，汉、藏、巴三大语系佛教并重；并有专册介绍佛教仪制、佛教文化和“法难”的历史，力求在突出重点的同时，照顾全面。

我们在编写这套教材时，还考虑到中国佛教未来发展的走向。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给佛教的生存和发展既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佛教能不能成功地适应现代社会和化导现代人群，有效地发挥其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社会价值和净化人类心灵的潜在功能，是与佛教兴衰存亡攸关的大问题。中国近代佛教衰败和没落的惨痛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佛教的未来发展给我们培养僧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所培养出来的僧才不仅要有坚定的信愿，扎实的修证，丰富的佛学知识，还必须具有一定的世间知识和良好的交流能力，必须具有圆融世出世法的智慧。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必须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充分地体现中国佛教协会所提倡的“人间佛教”精神。人间佛教既是佛教的真精神所在，同时也是我们佛教事业的目标所在。这个目标不会自动实现，它需要一大批

具有高素质的僧才不懈地为之作出努力。承担这一使命的僧人，他不仅必须是一位优秀的出家人，还必须是一个成功的“社会的人”。他不仅要在思想上认同人间佛教，同时还得必须在言行举止上完好地体现人间佛教“即世而出世、入世而济世”的特色。我们这套教材中的《人间佛教》专册，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而编写的。当然，其它各册也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这一精神。

这套教材虽然陆续编完了，但是严格地来说，这还不是终点（它也没有终点），而仅仅是一个开始。它需要在今后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进行修改、丰富和完善，不断地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实践经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好的教材总是处于不断地修订过程中，没有一个定本。我们河北省佛学院的这套教材也同样如此。

最后，如果说我们河北省佛学院的这套佛教专业课教材系列还有某些可取之处的话，我们将乐意将其奉献给教界作教学参考，以期实现资源共享的一贯理念。当然，也恳切希望参考这套教材的兄弟院校提出修改意见，使其不断完善。

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密切协作，奉献智慧，作法布施；感谢各位护法居士喜舍净资，作财布施。

净 慧
赵州柏林禅寺问禅寮
二〇〇〇年五月月圆日

目 录

| | |
|-------------------------|------|
| 总 序 | 净慧 |
| 绪 论 佛教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佛教 | (1) |
| 第一章 中国佛教与儒家 | (21) |
| 一、儒家与中国社会 | (21) |
| 1、孔子与儒家的形成 | (22) |
| 2、战国时期儒学的初步发展 | (27) |
| 3、儒学登上统治思想的宝座 | (33) |
| 4、宋明理学——哲理化的新儒学 | (35) |
| 5、儒学的衰颓 | (43) |
| 二、佛教与儒家的异同 | (45) |
| 1、世界观 | (45) |
| 2、政治观 | (50) |
| 3、佛性与人性 | (55) |
| 4、道德论 | (61) |
| 三、佛、儒的冲突与融合 | (65) |
| 1、在碰撞中容受（汉末三国） | (66) |
| 2、在斗争中求同（两晋南北朝） | (69) |
| 3、在相峙中相争（隋唐） | (75) |
| 4、在批判中融摄（宋元明清） | (80) |
| 四、佛、儒的相互影响与共同发展 | (87) |

| | |
|-----------------------------|--------------|
| 1、佛教对儒学的影响..... | (87) |
| 2、儒学对佛教的影响..... | (98) |
| 第二章 中国佛教与道家 | (105) |
| 一、道家与道家精神..... | (106) |
| 1、道家思想的文化渊源 | (107) |
| 2、道家思想的历史发展 | (111) |
| 3、道家的核心思想与基本精神 | (128) |
| 二、佛教与道家的异同..... | (131) |
| 1、诸法缘起与道生万物 | (132) |
| 2、般若性空与有无之辨 | (136) |
| 3、真如佛性与道体遍在 | (139) |
| 4、涅槃解脱与精神超越 | (143) |
| 三、佛、禅与玄、道..... | (149) |
| 1、佛教初传与黄老思想 | (149) |
| 2、六家七宗与玄佛合流 | (154) |
| 3、禅学演进与老庄影响 | (158) |
| 第三章 中国佛教与道教 | (163) |
| 一、道教的起源与发展..... | (164) |
| 1、道教的起源 | (165) |
| 2、道教的形成与发展 | (169) |
| 二、道教的信仰理论与文化精神..... | (177) |
| 1、道教的信仰与理论核心 | (178) |
| 2、道教的精神品格与文化影响 | (186) |
| 三、佛道二教之争与相互渗透影响..... | (194) |
| 1、佛道二教之争 | (195) |

| | |
|----------------------------|--------------|
| 2、佛道的相互渗透影响 | (212) |
| 第四章 中国佛教在三教关系中的发展 … | (223) |
| 一、汉代译经与三教关系..... | (223) |
| 二、三教一致论的最早提出..... | (230) |
| 三、三教的相争、相融与发展..... | (235) |
| 四、三教鼎立与帝王的三教政策..... | (246) |
| 五、三教合一与中国佛教的精神..... | (257) |
| 后记 | (272) |

绪论 佛教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佛教

印度佛教在两汉之际经西域传至中国，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自此以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又融入了新的内容与养料，变得更加丰富和灿烂，并获得了新的发展的动力，从而进入了一个在中外文化交融中不断发展的新时期。

千百年来，中国佛教对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在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方面更是起过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种文化现象的长期存在，自有其深刻的必然性。佛教在中国之所以流传发展数千年而至今仍绵延不绝，就在于它包含着一定的积极因素，能满足社会和人生的某些需要。

从历史上看，传统文化对外来的佛教一方面采取了一种本能的拒斥态度，另一方面又敞开它博大的胸怀有选择地吸收容纳了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或先秦以来传统文化中所欠缺的东西，例如佛教的思辨哲学和对生死问题的关注等。相对的封闭与对外来文化的拒斥，使传统文化保持了其独特的魅力和稳定的发展，而相对的开放与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又使传统文化充满朝气和活力，不断实现着自我

的更新和完善。中国传统文化对历史上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大规模传入所表现出的双重性格和所进行的成功的交融，至今仍对我们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佛教方面来看。不同的民族，往往有其独特的人生理想、生活目标和价值取向，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气质，这种民族文化气质，一般又会通过哲学、伦理、宗教等不同的文化形态表现出来。带着南亚次大陆古印度民族文化印记的佛教一进入中土，就与中国宗教和文化形成了一种相异互补、相斥互融的复杂关系。而中国人对佛教的接受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佛教在中国的盛衰命运。因此，外来的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丰富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

所谓佛教的中国化，就是指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为了适应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需要而不断地改变自己，在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适应过程中最终演变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风貌与特征的“中国佛教”。

如果把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照搬照抄地传到中国来，这当然不是中国化。但如果从根本上违背了佛教的基本教义教规，那也不成其为佛教，也就谈不上什么佛教的中国化了。说佛教的中国化，一方面表明它并没有离开佛教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又表明它在探讨并解决中国社会和人生的问题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容和方法，为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并通过中国化的语言和方式表达了出来。这种既不同

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别于印度宗教文化的佛教，就是中国化的佛教。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说的：“中国佛教有佛教外来文化因素，又有中国文化特色。我们称之为‘中国佛教’，并不是‘佛教在中国’，因为它是‘中国化的佛教’，已不同于古印度佛教的精神面貌。”（《智𫖮评传·序》）正是中国化的佛教，最终得以与传统的儒、释、道文化“三教”并称，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一方面在中印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主动依附迎合传统思想文化，积极地对之加以融合吸收，有时还改变自己的某些特性或面貌以适应中国社会环境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以其独特的形式和内容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在与传统思想文化相互冲突中不断地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最终与传统儒、道并驾齐驱，不但跻身于传统思想文化之中，而且成为其三大基本组成部分之一。中印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汉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厚而广博，而佛教本身也是一个由众多要素构成的复杂体系，既有宗教的信仰，又有为之作理论论证的思辨哲学，还有一套相应的礼仪制度、僧伽组织、宗教伦理和修行方式等等，因此，佛教的中国化呈现出了非常错综复杂的情况，通过了各种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它不仅表现在宗教信仰、宗教哲学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佛教的礼仪制度、组织形式和修行实践等许多方面。例如中国佛教改变印度佛教托钵化缘的乞食制度而把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结合到自己的修行生活中来，提倡“农禅并作”；隋唐佛教各宗派模仿世俗封建宗法制度而建立了各自的传法世系以延续自己的法脉，维护寺院经济财产，扩大宗派的影响与势力，等等。就佛教中国化的途径与方法而言，也可以从佛典的翻译、注疏和佛教经论的讲习等许多方面来理解。

如果从思想理论的层面上看，那么佛教的中国化则大致可以从方术灵神化、儒学化和老庄玄学化等三个方面来认识。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并存并进的，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又各有侧重。了解佛教思想理论的中国化，对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佛教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本书将主要讨论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由于儒、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代表，因而佛教的儒学化和老庄玄学化实际上就构成了佛教与传统思想文化关系的重要内容，而佛教的方术灵神化则是作为宗教的佛教与整个中国传统宗教观念和信仰相融合的重要方面。为此，我们在这里先对中国佛教思想理论中国化的三个重要方面略作概述，而在以后的诸章中，将分别从佛教与儒家、佛教与道家、佛教与道教以及中国佛教在三教关系中的发展等问题切入，以探讨分析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密切关系。

首先来看佛教的方术灵神化。所谓佛教的方术灵神化，主要是说佛教对中土黄老神仙方术的依附和对灵魂不死、鬼神崇拜等观念的融合吸收。佛教的方术灵神化既与佛教本身的特点相联，也与佛教传入中土后所面对的文化

环境相关。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本有其独特的宗教信仰、教理学说和修行方式，而中国的鬼神崇拜和种种方术也可谓源远流长。虽然佛教的解脱理想以及实现解脱的途径与方法等，与中国传统的宗教观念和神仙方术等有很大的不同，但佛教传入后就不断地依附并融合吸收中国传统的东西，从而逐渐发展演化为中国民族化的宗教。

从历史上看，佛教来华之时，正值中土社会上各种方术迷信盛行之际。天帝、鬼神、祖先的崇拜和祭祀、卜筮、占星、望气、风角等种种方术，在当时社会上都非常流行，特别是黄老神仙方术更是盛极一时。到东汉末年，随着先秦道家思想的活跃，奉老子为教主、熔阴阳五行与鬼神方术于一炉的道教逐渐形成。道教的宗教理想是通过各种道术的修行以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其呼吸吐纳等许多修道方法，都与佛教修行有某些相似之处。而且早期道教以符箓治病、炼丹延命为主，其教义学说比较简单，仪轨戒条也不很完备，像佛教这样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的宗教的传入，对道教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借鉴意义的，因而道教最初往往将佛教引为同道。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初传的佛教也就被中土人士理解为是黄老道术的一种，人们往往把黄老与浮屠并提。社会上还出现了所谓的“老子化胡说”，客观上把佛与道纳入了同一个华夏文化系统之中。而佛教也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和条件，有意地对此加以迎合，以求在异国他乡更好地生存发展。

其实，印度佛教中虽然也有神通等内容，但并不占重要地位，因为信奉佛法、励志修行是为了解脱，若以神通

为追求的目标，那属于佛教所斥的外道。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却往往有意识地将这一方面的内容突现出来，借以迎合并依附中土的种种神仙方术，以便更好地引导并教化众生。例如在传为中土第一部汉译佛典的《四十二章经》中，就把佛陀描绘为“轻举能飞”的“神人”，把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阿罗汉”描绘为“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中国佛教信徒编的最早介绍佛教的著作《理惑论》中也以道家神仙家之言来解释佛陀，认为“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能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蹈火不烧，履刃不伤”，极似神仙道术之士所讲的“神人”、“真人”。这些说法，既消解了人们对外来佛教的拒斥心理，也使佛教得到了那些想长生不老和求得神灵福佑的统治者的欢迎。因而就有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后汉书·楚王英传》，汉桓帝也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后汉书·襄楷传》），都把浮屠（佛陀）视为神灵，通过祭祀而向佛陀祈求福祥。为了迎合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神仙方术，早期来华传教的僧人也往往借助于一些道术医方来吸引信众，扩大佛教的影响。例如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记载，最早来华的译经大师安世高就是“外国典籍，莫不该贯，七曜五行之象，风角云物之占，推步盈缩，悉穷其变。兼洞晓医术，妙善针脉，睹色知病，投药必济，乃至鸟兽鸣呼，闻声知心”。《高僧传》卷一也说康僧会“天文图纬，多所综涉”，昙柯迦罗“善学四韦陀论，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甚至到了东晋十六国时，名僧佛